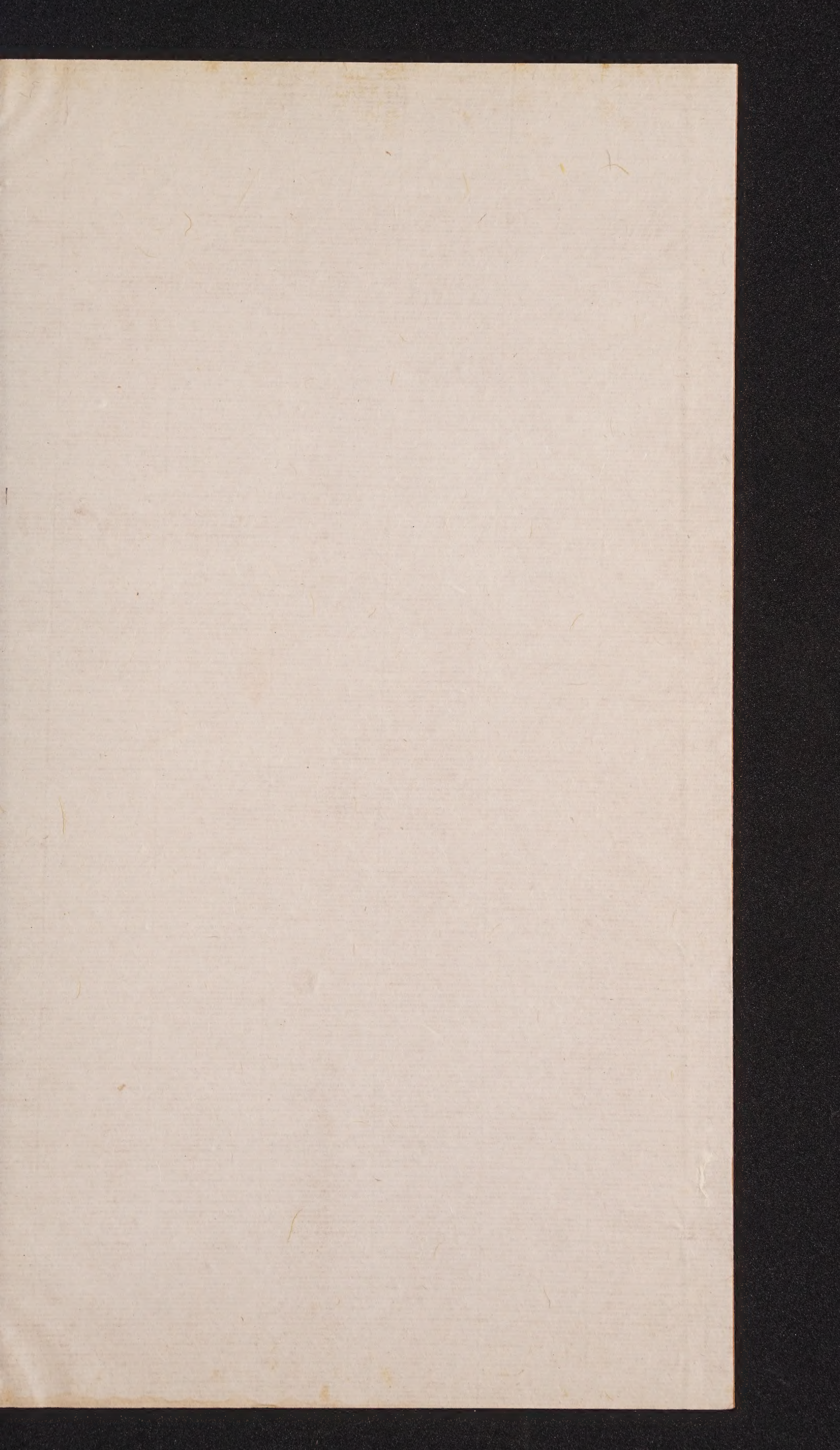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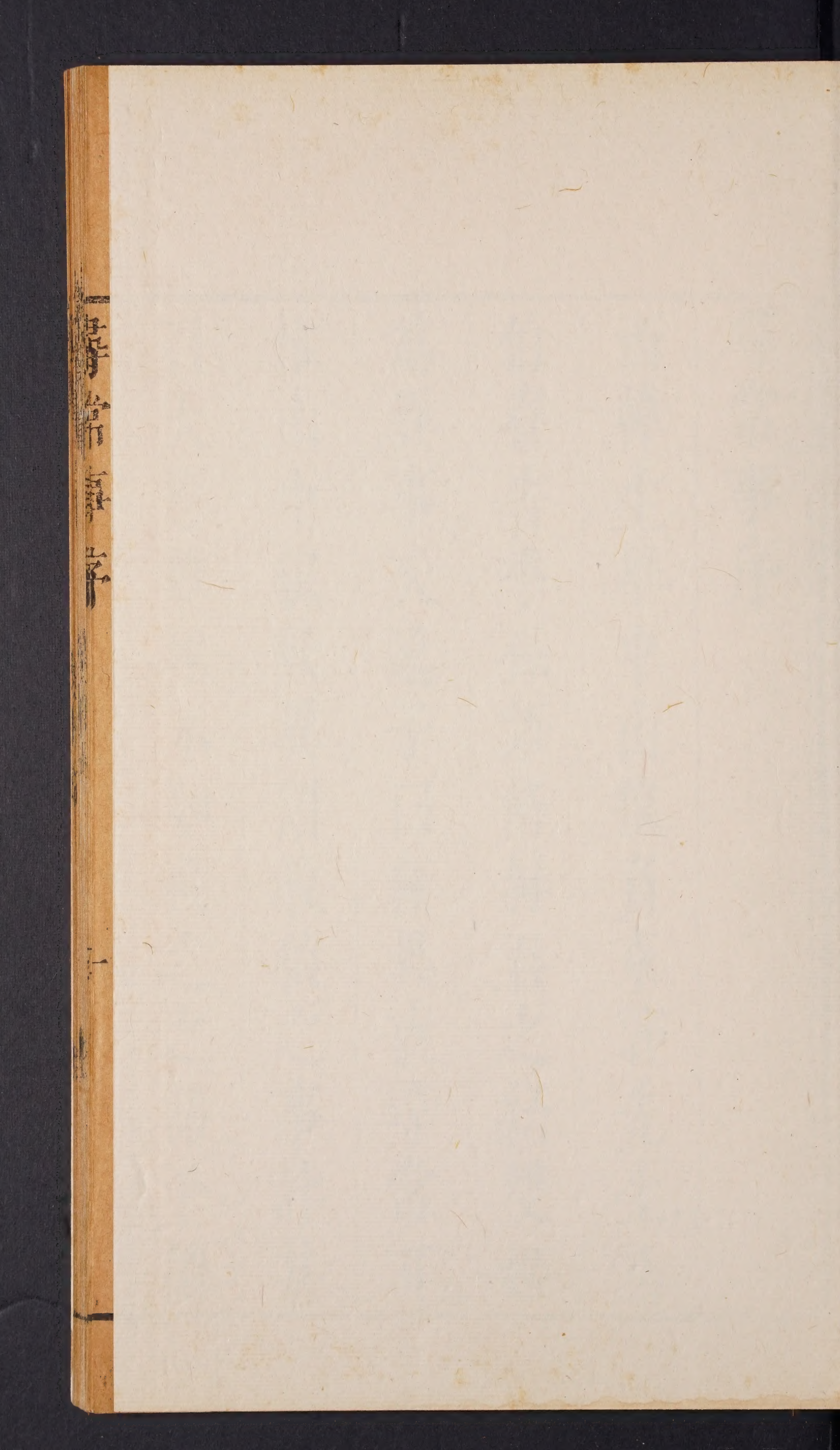








尋常事序

西韓生舉中山狼負東郭先生。公伯寮告季孫語。脩髯君之紿雙姬。爲異事。天逸子曰。無異。直尋常耳。惟山中狼較異。謂救狼之事詩甚。引大恩難報。不如殺之之語。予謂

狼之德東郭或不在處囊以活寧斃于簡子之手以俎豆趙之堂也

昔朔人獻燕昭王大豕名豕仙王命豕宰養六十五年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水夫善之夕見夢于燕相

曰造化勞我以家形吾患其生久
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為魯津之
伯燕相遊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
獻設東郭先生亦謂大恩難造不
如殺之狼未必不見德耳何至質
之三老此固狼之弄東郭也亦東

郭之自弄也夫古今皆愚弄之世界也公伯寮之弄卞由脩髯君之弄雙姬皆山中狼與東郭先生相弄之故智也然姬之受弄實自作態自媚招之古今之以態受弄者不啻一雙姬也寮以由雖遊孔丘

之門實不讀書鹵莽自若宜乎見
弄古今不讀書而鹵莽者盡危也
彼狼弄人而爲狼無異也或若弄
人者如牛哀化而爲虎以食其兄
封邵化而爲虎以食其民彭生爲
豕如意爲犬鄧艾爲牛其相弄不

亦可怪西韓生且得以尋常視乎噫世界盡成愚弄吾虞夫非尋常世界矣

廣快書卷十四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尋常事 有序西韓生元本

西韓生泛涉羣書得中山狼傳及公伯寮告季孫語雙雙傳見天逸子而告之曰異哉宇宙內誠無所不有天逸子曰此皆尋常事耳惟中山狼較異彼公伯寮之愬子路固欲橫分於市何

所不可言古今之毀人者大都信心而造隨口而言由亡是之所傳指子虛以爲證惟恐詞鋒之不銛公伯寮未足爲憯也修髯君愚弄一老倡令之盡呈其醜以資嗢噱彼婦人也故疵賤無耻何足恩弄世之貴人恣意妄行羣小迎合其意以餘氣爲異香使貴人之意興愈軼而無所不爲以至一敗塗地爲天下觀笑皆雙雙之類也故三事中惟中山狼較異然亦無甚異者。

惟東郭先生可異耳夫狼以人爲甘餌中山狼
所食人當不少矣一旦爲趙簡子所驅將得之
而寢其皮僅足以償一人而東郭先生乃令處
囊以活之此逆天之律其人可殺也狼固食人
其出囊時餒矣舍東郭將誰食乎杖藜老子爲
之殺狼而救之意者東郭有他陰德可不死其
救狼之事則謬甚矣且東郭先生以救狼而欲
其不食已耶昔越王勾踐爲吳所虜棲於會稽

身養馬妻灑掃寄命虎口之中文種與范蠡百計令之得脫卒滅吳報會稽之耻可謂有德於越王而越王竟殺文種非范蠡乘扁舟去則亦傳仞其腹矣夫越王再爲越王則越王也忘其爲吳虜也彼在吳不得脫至爲吳王嘗糞口不勝臭令羣臣皆食蕺以亂其氣此皆不復記憶所謂大恩難報不如殺之凡驅狠之趙簡子微時嘗賴竇鳴犢舜華而後從政及其得志遂殺

之然則越王狼也趙簡子亦狼也天下之人大半狼也故中山狼之事亦尋常事耳於是西韓生刻之挹霞閣卽以尋常事爲名而書余言于簡端

中山狼傳

昔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驂後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時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愼

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而逐之輕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于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乎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乎先生曰噫私汝狼以犯趙孟

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槖徐實狼於囊前虞跋胡後虞疐尾三内之而未克裴回躊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蛇盤龜息以聽命於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劒斬

轅端以示先生曰敢諱狠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四方實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亡今狠非羊比也況中山之岐可以亡狠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之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

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助豺為
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効微勞也又安敢
諱其踪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
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
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
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我
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
為趙人窘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饑餒特甚

使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矣夫與其餓死道路爲烏鳶食毋寧斃於簡子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啗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驢而走自朝至于日中昃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

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旣久日晷漸移先生心竊
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羣至吾死矣夫紿狼曰
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
謂我當食吾死且無憾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
道無行人狼饞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
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之何益狼曰
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
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樹中轟轟有聲如

人言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于市以規利其有德于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歛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

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訖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耶復與偕行狼愈饞甚望見老牸暴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啞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

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我二羣牛從事于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犂効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瘦骨如山垂涕如雨涎流而不可收將艱而不能舉皮毛俱無瘡痍未差蠅聞老農步不利於我其妻復姤朝夕進說其夫

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鞟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于硎以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于老農如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

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噬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强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强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艴然不悅曰丈人知

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于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于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噬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當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

先生曰有于是出匕首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和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公伯寮告季孫語

仲由卞之窶人子也凶眉鬼目膂力絕人游于衛國殺人剽劫莫敢色忤者彌子瑕之妻與其妻兄弟子瑕以色倖於衛君由欲因以得見而

衛君聞其醜惡不許或言其與子瑕朋淫衛君
怒欲殺之而由逃將從栁跖於泰山之下爲盜
過魯孔丘方苦人之多訴罵者使端木賜往說
之端木賜往見由由方冠雄雞佩猳豚帶劍端
木賜曰僕向聞足下勇士也今聞足下非勇士
也由挺劍曰子何以謂吾之非勇士也端木賜
曰足下無怒也足下之勇栁跖所不及何不自
愛而欲爲之服役乎吾師孔子能拓國門之關

亦跖之所不能及也而杖先王之道以行之跖之徒不過千人而孔子之徒三千其勇如足下者不少周流天下諸侯莫敢不畏子何不從孔子從孔子衛君何敢問焉于是由大悅因端木賜以見孔子而師事之此其入魯之始也由雖遊孔丘之門實不讀書鹵莽自若而習於端木賜之佞顏回之奸冉有之黠顓孫師之僞卜商之吝謬稱假托其惡亦甚名雖師孔氏時時目

攝函詆曾遊山中懷石盤欲中其師其師覺之而逃乃免今居於魯魯之士大夫見者莫不累息寮不能平稍有辭色由即欲殺寮彼以夫子舍其師弟子不用其觖望盜跖之志不過子女玉帛由數聞覇王之事而其師又數言三家之短寮恐其不利于夫子也惟夫子重圖之野史氏曰此般芸小說所載也類後人所傳會然子服景伯欲肆公伯寮於市朝想其藏禍噴毒應

爾小人之口可畏哉武叔之毀仲尼其形容當必益甚聽之者即未必信或以爲不至是容亦近之且其事多端而一一有據難可謂盡無此好修者所以恒見誹于世也

雙雙傳

雙雙者秦國官妓也或以古莫愁字之少時習歌舞供王內宴情故技弗精然姿容笑語工於技秦中諸貴公子爭延致之即行次稱之曰雙

娷凡花朝月夕遊賞宴樂非娷不可如是者殆
十五餘年嘉靖末甲子巳踰五望六老矣值宗
藩新例罷諸王聲妓其家口爲有司所逐散而
之四方雙煢煢徒四壁立欲爲商人婦比丘尼
不可得困苦殊甚焉時有修髯君者秦之曠達
士也和易瀟灑諳音樂好賓客嘗以姻連諸貴
知雙憐雙之貧而老每招置家園飲食之撫今
悼昔煦煦由由不以爲厭也一日几隱先生同

諸山人過髯君髯君欵之告曰雙姬在此可呼出佐酒因呼雙呼至數次不出堅呼之始出旣展拜道萬福見其髮蒼面紋目眊齒踈背且傴矣尚塗澤修飾作態自媚諸山人詭曰聞姬盛名久不可得見今見之丰度果出衆也其姿容殆二十餘也雙大喜謝曰諸君不以妾爲陋且與之倆輦酒數行髯君附几隱耳曰雙老態如是聞諸君言不以爲醜以爲喜是罔自知者可

給之以發一笑因起曰諸君不知姬之箏乎盡十四絃之妙而爲一時之冠也可試聽之遂授之箏雙不受固請之乃受爲鼓一再行又曰不知姬之阮與琵琶乎復授之雙且辭且受爲撥一二曲率逸肆無論高下失律急者噍殺緩者散漫不足以悅聽之者耳髯君謬稱之曰美哉箏乎郎豫州主簿之能不是過也清哉阮乎郎仲容復生不敢與之敵也善哉琵琶乎使王嬙

在側當爲之歛手。江州司馬在坐當益增其泣矣雙之奏樂至是凡數闋每一奏几隱輒欲一笑而髯君目止之使不得笑至樂終髯君又耳語曰可益給之使大露其醜復起而觴之曰。諸君斯悅姬之藝而已尚未知姬之能歌也盍歌諸雙之初箏尚有歉然不足之意乃髯君之稱揚屢至遂坦然自信以爲世眞莫已若也即推琵琶於左漫聲爲燕市狹斜之歌其曲胡其音

淫其音惉懘而亂几隱復欲笑之髯君又肘之
令堅忍以待其終既終髯君益大稱曰古稱秦
青韓娥恐未之或先也將見天上之彩雲駐焉
梁上之香塵浮焉何悠揚如之姬其天下之人
乎已又謂雙曰諸君嘗誦老杜笑時花近眼舞
罷錦纏頭之句恨不得躬逢其盛今見姬之技
種種盡善咸垂涎望舞焉愼勿以舞爲辭雙益
信其說迷不自知乃含笑離席揚袖起舞髯君

爲設氍毹加繡裀其上命童子執紅牙象板按其節初爲長亭柳再爲東野烟消又爲天魔凡三起舞氣吁吁汗下霑衣矣雙肢體故長今老骨節遂未強每一起伏手足盤盤不能應或俯艱於仰伸艱於屈殊覺郎當之甚而髯君鼓掌稱之曰雖飛燕之掌上太眞之翠盤無能爲過妙哉妙哉雙倦甚奔轎就榻前息焉髯君又稱之曰西施舞罷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宛然

哉几隱於斯時笑不可遏而髯君亦自有不能已於笑者又恐四坐之笑大發命童子呼之入内云夫人相請雙旣入諸山人解顔捧腹呵呵絕倒至移時而罷薇田子曰雙之技誠陋矣向使一奏卽止或以客不見賞而止或聞駁正之言而止未必遺笑於四座之賓也今乃信其巧弄盡露其醜而後已此其人誠慧耶癡耶嗟乎百工技藝之徒每巧其拙以自炫而傍觀者又

以溢詞驕之。使炫極而陋出焉。無亦雙雙之類也哉。

世書序

世書者盡吾世而無負取餘以自全故得生之可好也然自不爭其全始終以餘爲寶焉審勢者存勢之餘留名者存名之餘宗虛者存虛之餘隨變者存變之餘寡訟者

存訟之餘赴嚴者存巖之餘隱愛
者存愛之餘藏聽者存聽之餘存
而不藏餘者還爲不足故以藏終
使終存其餘于吾世于世世見世
世生生之可好也夫天地間何者
非餘也陰陽餘于太極日星河嶽

餘于天地人羣物類餘于人間世
藏無盡藏餘者益餘天地古今之
常存人心之不死惟此餘之一綫
也世書其猶善存天地古今者也
寧獨爲一世而寶其餘乎若其書
則揃子之髓也可易之曰吳子

山曜何韋然題

廣快書卷十五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世書　有敘　吳見末元本

斗藟子胥。惟商横囷敦以降。追祝犂協洽而載焉。閱世旣微。留宦皆遍。夢夙莫持。得生可好。以有此九章也。葢以其昭翔剔刮之所至。而暢之。總受于情。少以情爲窈冥之物。馮其所授。而不

爲禁旣終始于易焉不廢百物遂以之冷竆乎世似縷縷者趨陽之奇恍然日數各有合矣退而尋之世盡爭其全而不知取其餘餘者人厭我樂之資有得于存存其餘足觀乎首得存餘一章而此生無日不引于憂患吾亦以身當之則靡不蹶始信有勢焉即一身之根也乃取可朽之具以詭正于合間之門世且不知其何爲而吾竟分明以示則名定焉避之而世晦矣繼

得審勢畱名各一章世且歷歷如虛舟焉以待
虛受之澤而吾乃實者虛之生吾寄也虛中之
變引而神之何小何大而丈夫小子且不决所
隨隨亦有上窮乎而變以動者尙之矣然變通
相因其格之者皆違行也而君子以訟克之養
生莫難于寡訟斯又進于寡過之能要之不出
于自閱以嚴嚴者正之漸也不克訟渝安貞倘
卽官有渝哉君子之所夕惕也故嚴以正而交

相愛矣。世既赴吾以情。吾自居于情之所鍾。乃寧苦節毋甘歸者。一以蓄愛之名。不使世易入也。故寄虛而隨變。好生之山澤也。寡訟而赴嚴。大生之雷雨也。若隱愛則靜矣。靜且聽而不聞。聽者觸而長之也。非曰舍之則藏也。藏則天地或幾乎浮。世不可不藏也。所以藏聽之義終焉。而吾逾不能藏矣。世變互持。南方之德。司其生命宜皆相見也。而亦藏。藏之時大矣哉。故章取

其九全也章之目十有八變也成其小矣肅居乎憂遽離乎變幽贊乎先君退卜之妻子世得不以情求之乎客曰此非一人之情也世以無而有以有而無不若以有有以無無之深于情也子曰然則世何所以不有而必無之爲吾亦有之矣尚敢一人乎哉特名世書

存餘第一章

天地既位功力不全餘之以人而天地有生故

飭之于寔熚之于光爆之于威恩之于深洪之
于道日月之于行草木之于植活之于世文章
之于身無天者不切無地者不揲無物者不悟
無人者不情人者情之所精養情納精以附于
無根天地之功力也夫多取難與圖少樂成難
與乘憂嵩于獨者其情乃亾撓于風震于霆喻
于龍伏于犬道傷之築無火居焉晨見其明夕
見其昏千古斯會可久大之人權筭星辰揣摩

骨庭。天地如門迎之而入將安存乎吳子曰行于無人之地者天虧之也無物不足制天地其焉如人具鑿之具聖人首焉防亂以始未防先亂要成之終不成何終見謂磅礴名器追琢韜策振厲文章揮斥道德栽種議論飄逸法象則亦鑿之而已故遠以近倣之安以危材之予以奪赴之巧以拙燭之行以言食之聖賢之身無古而有今得所餘也

審勢第二章

包寔囊情天道如禾造虛延局地道如木隨緣執分入道如稗巧無拙有釆材涉勢鬼神之道如花故鬼者陪也上下中陪之爲臣神者任也任其所之而有不在乃盤旋乎古今皆爲足誰見其首首者昂之勢天地日就于低攤之以休纏之以咎天淸勝高而犯者無取才地厚載薄而人相安安者失其勢而悟之以心勢不退夫

人之無藉乃遊于宇用彼用此用合用離用輕用軒用谿用峰深則界而淺則沙訟之術也故迎而遠旋施而莫受無所利大心輕于貞明乃不知其見一由乎聞而勢附以翔廻于無憂無患之中有人挾珠厂行乎河頊烟霾挾舠不敢進也拜霾神而呼之不示以珠神有匿釆之嘆焉覆而沈之莫知其鄉吳子曰將誰欺欺鬼乎欺神乎欺勢乎

酉名第三章

天不知其名吾見其生生者好之具也故苞乎者無之閟乎者能之煥乎者敢之自有古而已見為盤旋之物古非先也周其宇皆不欲設則酉之者為無可設仁然而春禮然而夏智然而曉信然而午剛然而木柔然而草才然而雲氣然而日生之無常受之無名故上不能下前不能後右不能左重不能輕物不能人不情之道

也吾知夫死生之地校之以清不若出之以名

試之酒以觀其徒察之行以觀其逕占之睡以

觀其神寄之色以觀其着與之便宜以觀其疲

讓之美以觀其成共之止以觀其際之七者無

非取之以爲不見其始而終乃歸于附附則可

以廣如地之以里拓而百之千之萬之億之也

可以守如女子有弱不敢見金夫甘于不字之

十年也可以攻如病之中于皮而骨中于骨而

髓也如是遂冐其名于古曰盤盤者無名之可謂也而抑維其不能不始始無乎異者之以名爲際乎吳子曰其所畱者多哉

寄虛第四章

以無情御世者皆篤于實情者嬰兒之餌每見其始不見其終故造一無情之宇以見遊醒醉之間若取諸寄斯亦行乎無人之世哉乃人之身有七虛焉一則主受而六則周流受之所以

候風之便而來往皆寘周之流之所以縱往之順收來之逆順則手亦能行足亦能持鼻亦能言目亦能聽天之常情也而無其理世謂無理之逆而不揣逆于有理理可言乎虛之而已故虛不才之地以自全于無逆焉門之閤也可闢壁之堅也可毀石之璞也可碎木之植也可卧金之成也可鎔而以受之者爲寄則疇是所主有以其平生之横莫之敢紆自附于周流向心

而肆曰東海之隅龍精溢焉吾直前取而無忌也北山之巔龍角遺之吾掉臂相角誰則勝之

吳子聞之曰其真因寄所托者哉

隨變第五章

心六情之師也故聞陽之風者保之以和暢之以喜許之以樂聞陰之風者決之以怒湊之以哀斷之以絕將無曰隨有求得乎宇宙未廣情生其藩宇宙未曠情生其卷非心而若是也則

名之謂怪怪其不知名不知具不知資而情之
弟子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情之友有三百八十
二變則盈而隨則虛今日不受情于昨明日不
受情于今陽者養也長也養則以爲母長則以
爲兄陰者蔭也幸也禁也蔭則以爲子爲孫幸
則以爲妾爲媵禁則以爲奴爲民爲臣而轉入
于微者則一生可分衆生之有而衆身不滿一
身所無知其合者離之門也知其陽者陰之戸

也知其情者心之扃也知其隨者失之賓也窮則變吾烏乎知其所自變變則通吾惡乎不知其所自通

寡訟第六章

訟者徙之事也莫柔于舌而訟結焉遂月炫乎昭耳爚乎受鼻奪乎味手顛乎持足亂乎履心畸乎應情詭乎發性擾乎根其事總出于違而以柔煞徙要不反訟自內雖有不存焉者寡試

環五内而矚無不相持者持之久乃成較持者皆爲吾握中物一意斷而無貳較者宰非自意而之浮之游之升之沉之天之淵之龍之蠖以爲如此則舊舊者無訟之道世局日新乃反于常世情日化乃根于極則守其舊而食之舌尚存乎哉鑿齒而納于腹掀脣而仰乎高吾且安所適從將循循其竅爲屯之元雷破之于無間雨濡之于無芽天地一草耳何處括光其光如

綫發則美滿美上天而絢之也滿下水而沛之也訟且言之于公而舊矣故非訟胡入非訟胡永非訟胡舊非訟胡徤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吳子曰內自訟哉

赴嚴第七章

俯眺仰闞中詳外采靡晷敢寬以心自問嚴之哉吳子曰夫有所受之也初生就地無可歡娛殭于其中覔安樂地膝下可旋頂撫踵摩兩人

未敢嚴也迨髮理慧闢呼之不應有苛責之不
能有苛少不歷事乃苛以目嚴未幾自歸所天
見寶似蜜聞名似雷面則色投背則聲送學人
之徹疾哉稍知振動求其逭焉中玄之閫水火
各戰藥王之劑痟癢未關朝野上下始終表裏
無準究乃執一寛塗爲葬身之地斯復奚所貴
以心問乎忽旋自忖以身付地矣倏不能令立
倏不能令行倏不能令坐倏不能令安倏不能

令覺將問之地而權若懸宇宙洪乎其荒生人渺乎其茫物理退乎其藏道機房乎其旁寬之爲一日之便乎而疇推其先乎嚴先之者如子之失其父毋而稱先人也未失者不稱嚴君乎故承家乎嚴茲身爲未有家之女婚媾二言敢向面語覿其色赧赧然不啻羽之赴風水之赴流矣

隱愛第八章

兩端之持。皆投其所甘者也。無他論。卽天地好
生。世宙有不以生氣接之乎。甚以長生相逆之
其所愛而見焉。故愛以攻者爲郛廓。以中者爲
精華。以守者爲堂奧。以入者爲床第。熾哉。莫知
所爲矣。吾得以情之所比。一爲之解。再爲之結。
三爲之斷。四爲之經。而愛乃各就分明。無所譴
矣。究受其戲。始測愛爲易盈之局。而于心爲始
交。交者。五官百骸皆退而受命焉。皆進而致養

焉皆變化而唯所適焉皆憂患安樂而爲之所焉情且旁求乎附而莫得覺隨之而已隨之則大凡可以我役我婢我豢者反而用之而愛之真卒渺而不可測矣子曰是將安所底哉其隱之以附于無情焉可執其兩端于人所指吾惡寄之矣惡乎愛未可遽曰吾無隱乎爾

藏聽第九章

天之所聰誰能聾之聾者天之大聰也吾每于

世多附一聞輒靡焉無措而究于天地所藏見之見之日用不知斯所謂聰不明乎抑藏諸用也故聽非耳之官于口以談于目以視于鼻以嗅于手足以持履聖人曰聽之而已吳子曰吾聽之則不能其先尋所始乎玄黃相嫌血氣相背足以上而塞之人身一鼎也耳且塞矣倘即曰有實耶有實者逆之義也聞不可入耳之言亦必不能推之出皆順以闖乎翔之天而且有

以耳順屬知命之餘。命者聽不聞之物。獨煩用聽。于是得聞不得聞。動岐路之悲。吾且得顯以問之。耳之與心最暱而暱于聰。則不受。即受亦非其甘臨。是耳處臨之地。而聽之者乃無乎不聞。聽之不能者。乃無乎聞。扃堅戶通。法裁位窮。神遊于際。明生乎中。在上在下。即始即終。此之謂顯而藏。無所或封。





